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一六三
一六三



韃靼千年史

著 爾 克 巴
譯 靜 淵 黃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中國通史綱要

人文史卷

四四



韃靼千年史

著者 瓦西
譯者 謝道

上海古籍出版社

巴克爾著
黃淵靜譯

韃 靼 千 年 史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950
4425



韃靼千年史

著者 巴克爾

譯者 黃淵靜

民國六十年五月臺一版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臺二版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定價 新台幣拾捌元整

基本定價六角

復刊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單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價之廉，冠於全國。及六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是。人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予復刊，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復刊以後，選材益加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上。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五月

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
乃至萬種，使青年學子

又除單號雙號每種
為二冊以上，如十九世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人 人 文 庫 序

五年始刊，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中分
 號每冊八元，雙號十二元，特號二十元。其種數之多，定
 十二年秋後，紙張價格奇漲，且不易得，其他工料莫不稱
 主，隨成本而增價，殊違本旨，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
 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為止，暫不重版。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
 之一百五十，然已漸趨穩定，籌謀再四，決從五月起，仍
 十種，其原出各書，銷數較廣者，仍予重版，以應讀者需
 十二元，雙號十八元，特號三十元，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
 之一百五十者，仍稍虧損在所不惜。

審慎，範圍亦日廣，除與英國之人人文庫比擬，且後來居
 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

得以便維持

再版序

本書以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四年間草於瓊州，即華南之海南島也。瓊州府尹曾貸余以中文歷史要籍多種。一八九四年余去華，是時詹姆生先生 (Mr. George Jamieson) 適代理上海按察司 (Acting-Chief Judge at Shanghai)，承其校閱排樣，主理出版事。此時俄人在庫倫附近發見一刻有三種文字石碑，卒因其所刻中國文與敘利亞文之對照文字，遂發現第三種文字爲突厥文。此舉以哥本哈琴大學湯麥生教授 (Prof. V. Thomsen of Copenhagen) 稱首功（令人迴憶學者誦讀埃及洛塞達石碑 Rosetta Stone 方法）繼之者爲聖彼得堡拉德洛夫博士 (Dr. W. Radloff of St. Petersburg)，彼實從事探求，致此千二百年前之突厥文全部，仍爲今人所能了解。余於中國評論 (China Review) 第二十卷中，嘗言匈奴，塞種，匈奴，突厥爲同一部落之異名。自是而後，沙曉夏德諸學者繼續努力，更有深切之研究云。

羅祖千年史

11

巴克爾藏於利物浦岡比爾里十四號 (14 Gambier Terrace, Liverpool)

目錄

再版序

卷一 匈奴

- 第一章 匈奴之古史……………一
- 第二章 冒頓之御宇……………七
- 第三章 與中國爭霸時期……………一六
- 第四章 衰敗時期……………二七
- 第五章 屬國時期……………三七
- 第六章 匈奴之內屬分裂與衰亡……………五七
- 第七章 匈奴人之稱帝於中國北部……………七一

卷二 鮮卑

第一章 烏桓與鮮卑等東胡民族……………七七

第二章 鮮卑名王檀石槐帝國……………八三

第三章 入主中國北部之鮮卑族人……………九一

第四章 吐谷渾……………九九

卷三 蠕蠕

第一章 興衰略述……………一〇三

第二章 與康加里族之爭……………一一一

卷四 突厥

第一章 突厥古史……………一一五

第二章 與中國之爭及頡利帝國時代……………一二七

第三章 默啜帝國……………一三七

第四章 突厥之中興與滅亡……………一四七

卷五 西突厥

第一章 阿史那族之盛衰……………一五三

第二章 碎葉之突厥施可汗……………一六五

第三章 突厥種人之入主中國北部……………一六九

第四章 點戛斯……………一七三

第五章 突厥臣屬各部落……………一七九

卷六 回紇

第一章 初期回紇在北部之興衰……………一八一

第二章 流落時期之回鶻……………二〇一

第三章 在西方之後期回紇……………二〇五

卷七 契丹

第一章	阿保機之建國·····	二一五
第二章	契丹兼併鄰部時期·····	二三一
第三章	契丹與宋和好時期·····	二四一
第四章	契丹概況及其在十一世紀之情狀·····	二五三
第五章	女真之興起及契丹之敗亡·····	二六三

韃靼千年史

卷一 匈奴

第一章 匈奴之古史

東亞游牧民族之真正歷史，其時期情勢，俱與歐洲北族約略相似。中國自發見此輩而後，繼以戰伐，於是交往日繁，而種族間相刃相盪之勢遂起，馴至邊患不絕，中國國勢因而凌夷，政治中心亦爲之播遷不常，與羅馬帝國正復相似。希臘波斯之所遇者較夙於中國羅馬，然希臘多德（Herodotus）書中所紀塞種（Scythians）之生活習慣，栩栩若繪，而中國羅馬史籍所述則率爲政治史，此其異也。然而希臘多德書中所紀，與中國史中之匈奴，羅馬史中之匈人，絲毫無殊。是故中國史中之匈奴與希臘之匈納（Oxygo, or Hunnen）西方之匈人在字根上是否同源，只

一語而決耳。本書僅就中國史籍所紀，整齊排比，以任學人自爲推尋，非確然有據，不漫爲揚權也。

匈奴史蹟初見載籍之時，中國唯略知高麗、東北諸族、安南、大江以南諸土著，以及西藏游牧民族之梗概，日本、緬甸、暹羅、印度、中亞、土耳其、斯坦與夫南洋羣島一帶，猶茫然不識。中國斯時對外關係唯局於北方騎馬寇掠之輩而已。匈奴一辭，屢見後來正史，唯在古初，不曰匈奴而爲其他音近之字；歐西學者以爲匈奴一辭始於西元前第二世紀，其說甚謬。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力闢其非，舉二例以證匈奴一辭，在西元前第二世紀前，卽用爲國名，且已聲威烜赫成爲大國。中國史家論述邊徼諸國，政治起源，輒喜歸諸中國流徙亡命之徒，以爲此輩善於適應當地風尚，重以知書識字，故易居高位，掌大權，而團結各民族以成一國云云。後世如高麗、閩、廣、滇、甘、臺、灣，誠如斯說；而西藏、蒙古、滿洲諸游牧民族中大致亦不殊也。中史謂匈奴之先出於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以失行遁入北荒，建國稱王。自是以迄西元前二世紀，中國北方諸邦，屢遭此輩游牧民族侵寇之害；然其世代年系絕少紀述，今日鉤稽古籍，於此輩往蹟略窺一二，顯其蒙昧之狀，比之希羅多德之紀塞種，無以異也。斯時東胡民族尙未爲中國所知，兩者接觸，猶在數百年後。唯匈奴以泱泱大國，故

知之甚悉，後來屢用突厥人或突厥塞種 (Turko-Scythian) 之名以稱匈奴帝國中各同種部落。然在西元後第五世紀以前，猶無突厥之名，漫以此稱往昔匈奴，將不免通人之譏矣。韃靼一辭或稱塔塔，或稱韃子，中史用此，殊爲含混；而其見於史籍，亦在西元後第二世紀，其始此辭僅指一小部落而言，與突厥同。是故匈奴與匈 (Hun) 是否一辭，今姑不論，要之中國人對於北亞騎馬食肉飲酪之游牧民族，除匈奴一辭外，並無他名以稱之，此與匈奴勢力失墮，爲中國所驅，西行而入於北歐以後，北歐除匈以後之無他名以稱此輩騎馬食肉飲酪之游牧民族，則可決也。復次，希臘多德所述與希臘波斯接觸之塞種，與中國之匈奴歐洲之匈人正同，則屏去其他紛異之證，而謂此三者在種族上彼此息息相關，固至爲合理之結論也。

匈奴以馬背爲家，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騾、騾、驘；亞述 (Assyria) 中亞之野驢，當亦有之。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獸；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

取其妻妻之；韃靼此俗，歷千數年而不衰。至於子與兄弟，孰得先取，尙未之知；大約無子則歸兄弟，無兄弟則歸子耳。其俗無事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有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蓋其戰略，不外突擊詐敗與夫埋伏而已。中史稱其苟利所在，不知禮義；短刀相接，則有劍及匕首以爲利器。古史或稱其冬則穴居，此或特指東胡而言也。

韃靼民族中亦復戰伐不絕，唯古紀蒙昧，難得其概。要之自西元前一千四百年至西元前二百年之間，中國與此輩游牧民族戰爭之事，時見古籍，時期亦可見梗概，雖所述簡略，固可視爲信史；至於年代不定，不足爲病，中國史籍亦自西元前八二八年（周共和十四年）以後，年歲始有可徵也。今日中國如陝西山西河北諸省之北部，在當時俱爲此輩游牧民族牧馬之區；終戰國之世（西元前七〇〇——二〇〇年），中國與此輩常保其平等之勢。周室自天子以至諸侯，先後數與此輩游牧民族藉和親以保其安謐，而趙武靈王且胡服騎射，以效之也。現今又有一字源問題，卽所謂東胡（此辭大率用以稱契丹滿洲以及高麗之先世而言，與以匈奴指突厥回鶻黠戛斯之先世而旨正同），一辭是否與歐洲之通古斯（Tungusic or Tunguz）一辭是否同源是

也。在此不欲爲詳細之討論，今只略述其概。案俄文此字與中文意義正同，故二字語根若非同出一源，則當屬非常巧遇之事。此外尙有一點，亦可見中國邊陲諸邦漸染韃靼思想之深也。趙襄子曾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此事深悖孔子禮教之觀念，而與匈奴塞種之習則甚近也。西元前三世紀，嬴秦統一以前，趙國奄有今日山西河北兩省之地，名將李牧戍邊，以誘敵之策，大破匈奴，殺十餘萬騎。秦滅六國而後，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今河套一帶號稱鄂爾多斯旗之地，當時所謂河南地者，本已淪於異域，至是俱爲所復。胡人遁走漠北。蒙恬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壑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今甘肅蘭州府地）至遼東萬餘里築長城以防胡。長城至今大致完好，現代中國地圖率可見此。自長城築後，沿邊奇異之地名，常因代而不同。然在又一方面讀史者應知此長城者，實一大血線也，埋骨其間，無代或絕，千餘年來，魂邊邊塞者奚止百萬。然而長城之築，固不自蒙恬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秦亦築長城以拒胡。東則燕（今北京平原一帶）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其後蒙恬以三十萬衆戍邊塞，築長城，要不過增修前人之舊，而聯之爲一而已耳。後來諸朝代有繕修